

# 过年

金宇澄

等等要用稻草绳缚牢,一长串固定下来,防备有人插档调包。天色逐渐变暗,吃夜饭阶段派人值班,守卫脚底这一排名堂,一小时或两小时接班,轮流值夜,不可以丝毫懈怠,大家心里一本账,好鱼好肉买到手,不是凭一张“春节供应票”就可以办到的,做人要日夜颠倒,眼睛看,嘴巴吵,用力气去轧。1970年上海,4人家庭,发“小户票”,5人以上“大户票”,这种票证,花花绿绿,印有红灯笼,四个红字“欢度春节”,或者“勤俭过节,反对浪费”,票子到手,参加集体排队,理所当然,做人要有责任心,一条弄堂的邻居,脾气全部懂,人人不可以偷懒,因此半夜里,一定有人裹了棉大衣,前来接班。

每户一张春节“家禽票”,论只计算,可以买鸡、鸭,最好买到一只鹅,因为分量重,这就要消息灵通,当然通宵排队,到手之后,再赶到全市少有的几个菜场,设有“代客烤鸭”服务,再排队,一般是写“号头”,每人肩

膀上写一个粉笔数目字,写到了“号头”,心里就满足了,定心了,反正时间不用钞票去买,有得是。

鸡蛋也紧张,但春节另有“冰蛋”供应,即冻成小方块的蛋浆,同样凭票,但分量多一点,过春节,小姑娘明白,也就是用一只铁勺子,一块猪油,帮娘做蛋饺,买“冰蛋”实惠。

一条弄堂的邻居,对于春节的准备,有高下之分。有一邻居,家中三姐妹,手脚伶俐,帮娘准备年货,样样尽善尽美,蛋饺,线粉,肉圆,鸡鸭鱼鹅,积攒全年的西瓜子,南瓜子,到小年夜这天,炒了起来,当时有“糖精”、“奶油香精”卖,不凭票,只要倒少许,炒锅里香气四绕。这户人家的春节风景,总是全弄堂最好,做娘的实在有面子。

但有一年,这户人家买到一件咸猪头,挂于走廊里,不曾料到小年夜一早,发觉猪鼻与猪耳朵,让人悉数割去。上海人讲的“鼻聪”、“顺风”让人偷了,少了最重要的部分,猪头已经不像,尤其对完美主义的家庭来讲,实在是胸闷。三十年的邻居隔壁,就此生出猜疑心,直到2000年拆迁,大家还是搞不明白,到底是啥人做了这种恶阴事体。

# 过年是种信仰

张春波

提起沙特的麦加,自然便会想起“朝觐”,这是每一位有经济、有体力的成年穆斯林肩负的义务。作为信仰,所有的穆斯林,无论男女,都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一生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。看着每年从世界各地汇聚的数以百万计的白色朝觐人海,不妨转换一下时空,目睹中国春运期间火车站、机场、码头涌动的人流以及公路上那车轮滚滚的摩托车返乡大军,那么我们的脑子里是否会打上“春节,信仰”的问号?其实,信仰不仅仅与政治、宗教有关,也与我们的文化相连,比如:过年就是一种信仰。

岁岁年年,年年过年。传说过年,就是要躲过那头叫“年”的怪兽,它凶猛无比,头长尖角,长年潜藏海底,每到除夕,便爬上岸来吞食牲畜,伤害人命。又到一年除夕时,乡亲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深山避害,这时候一位仙风道骨的白发老人进了村,并对一户人家说只要让他在其家住一晚,定能将“年”兽驱赶走。众人

不信,反劝他上山躲避为好,但老人坚持要留下。最后的结局想必大家都知道:当爆竹炸响,身披红袍的老人现身,最怕红色的“年”大惊失色,仓惶而逃。从此,年就是红色的,红红中国年,红包、红春联、红灯笼、红爆竹、中国结……红色是我们的春节色彩,它像“宗教”一般植入人心,渲染着我们过年的信仰。

家,意味着你有一个温馨的“窝”,有家就有守不够的岁月。然而,漂泊在外,“家只是用来想的”;可是当年关将近时,长长购票队伍里的每张脸都写满期盼:我想家!我想要回家!那一刻,无论是衣锦还乡,还是两手空空,春节就是一张车票,回家就是一种信仰。陪在父母身边才是年,在外打拼的喜悦与辛酸怎能比和二老相处的日子更精彩;一桌的团圆饭,一桌的乡音,一桌的亲情,尘世中已变得有些牵强的笑容此时也自然舒心地流露;“守岁围炉竟废眠”,透过那红红的炉火,童年的往事总是光影浮现。过年,家很小,屋里人来人往,挤得满满当当,但它又很大,因为家是每个人心中的圣地,信仰的圣地。

过年,过的是一种文化。消费文化、商业文化的兴起,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,何况春节文化从来没有出现过断层。过年的文化与习俗是岁月积淀、大浪淘沙的产物,有一个自然延续的历史过程,我们的任务就是传承。吃过腊八就是年;过小年,祭灶神,扫尘迎新,洗个年澡除晦气,打糕蒸馍贴福字,除夕守岁熬一宿,大年初一扭一扭……或许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,我们会享受新的过年文化,但旧的习俗仍会历久弥新,因为生活可以日新月异,唯有信仰,是永恒的。

有华人的地方,就会飘散出浓浓的年味。过年,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,是维系中华民族的血脉,是我们最虔诚的精神文化信仰。

# 洗年澡

朱辉

许多地方都有过年前洗年澡的习俗,为的是洗去过去一年的晦气,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,据说连日本也有此年俗。

小时候在上海,爷爷会带我去公共浴池洗年澡。岁末的浴池里人很多,我们要在大池里泡很久,才会等到一个莲蓬头空出来。有时刚跑过去,另一个人同时赤条条跑了过来,不过我爷爷年纪大,对方往往会笑笑,主动让我们先洗。

洗完之后,爷爷会带我到休息室,裹着浴巾躺在倾斜的大沙发上睡一会儿。那时去公共浴池洗澡还是件有些奢侈的事情,浴池里小孩极少,服务员看到躺在沙发上的我,便常常会将手里热腾腾的网兜放在我脸上,逗我玩……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,回想起那时候洗年澡,感觉只有两个字“温馨”。

上初中时,我来到武汉。父母的厂子有个大澡堂,每年岁末都会发给家属一些洗澡票。厂里的澡堂比上海的浴池还要挤得多,常常连放衣服的储物箱都占满了,不得不将衣服放在长凳上,派一个人看着。虽然都是厂里家属,但因为厂子有几千人,大多数

人彼此不认识,所以经常会为抢莲蓬头发生冲突。而且更衣室没有暖气,一热一冷极易感冒,身体差点的根本不敢去洗。窥一斑见全豹,澡堂管理都是这等水平,可想而知后来厂子倒闭也就不奇怪了。

厂子倒闭后,大家洗年澡成了难题,很多人只能在家里用大脚盆洗。那时流行塑料浴罩,所谓浴罩就是一个超大塑料袋,把人和大脚盆罩在里面,让热量流失得慢一些。我一位同事的老妈,当年在浴罩里洗年澡,突发脑溢血去世了;另有一位亲戚曾在浴罩里窒息,晕了过去。幸亏她儿子感觉老妈洗澡时间太久,不正常,敲门没有回应,果断撞门而入,救了她一命。洗个年澡都险象环生,回想起来让人叹息。

近几年,家家都装了浴霸,洗年澡不再是问题。不过南方没有集中供暖,家里很冷。所以有些想得开的人,比如我,就会花上几十元去洗浴城。虽然洗年澡未必能洗去晦气,但能洗出一个好心情,意义就实现了。

回顾这么多年洗年澡,最直观的感受以前几百人赤条条“坦诚相见”,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现在许多人已经不习惯互相看裸体了,哪怕都是同性,可见洗澡不再只是完成洗净身体的功能,大家有了更为文明的要求,时代就是这样悄悄在进步。

# 年画

姜宝凤

时故乡的家家户户都有贴年画的习惯。除了《年年有余》还有《五谷丰登》、《福禄寿》、《招财进宝》等表示丰收、生活美满以及生意兴隆的年画。当然还有一些年画是我们小孩子所特别喜欢的,如《三国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精忠报国》等等,这些故事本身就已经很吸引人,再加上年画人物造型夸张、刻画传神,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,而且使人得到启示和教益。

我想,中国百姓之所以这样地喜爱年画,是因为年画取材吉利,气氛热烈,适应了劳动人民祈求人寿年丰、大吉大利的心理需求,表达的是人们热切的希望和企盼。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些曾经与人们共度春节密切相关的年画已经慢慢远去,成为众多人或深或浅的记忆。但是,年画曾给予人们的是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外在价值,它既是过去生活的印记,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。



腊月里,蒸蒸煮煮,故乡人称为“蒸煮新年”。

蒸糯米。先将糯米倒入水里浸泡一天时间左右。然后淘净洗洁,再进行蒸煮。蒸糯米一般用的是大铁锅和木甑,烧的是木柴。锅水烧得沸腾起来,放上木甑,倒进糯米,开始蒸煮。灶火毕毕剥剥地燃烧,映红了烧火人的脸膛。锅水咕咕噜噜地沸腾,水泡在木甑四周翻出。灶烟及水气在灶台弥漫,如一张纱帐笼罩着灶台。灶火愈烧愈旺,木甑盖缝直冲水气,像放箭似的。此时,主人便揭开甑盖,撮着嘴巴,轰的一声,吹一口气,并说:“糯米蒸好了!”如此蒸熟的糯米,洁白如冰雪,晶莹如珍珠。

蒸肉糕。肉糕是招待客人上品,春节期间,客人到家拜年,主人首先让

# 蒸煮新年

江旺明

客人吃一碗肉糕,表示对客人的尊重。因此,家家户户几乎都要做肉糕、蒸肉糕。做肉糕比较简单。先将鲜鱼切成片片,浸漂在清水里,像白莲花瓣。待两三小时后,捞出沥干,与猪肉、生姜、大蒜揉成团。接着,将其剁成肉泥,放入适量的淀粉、精盐和味精,调成浆糊形状。然后,将糊状的肉糕,置于蒸笼之中进行蒸煮。蒸气冲上蒸笼顶盖,灶台腾起茫茫的雾,便蒸熟了。接着,将肉糕从蒸笼取出,涂抹上调制好的蛋黄。此时的肉糕像被包上了一块金砖。冷却之后,再切成一块块金砖。如此肉糕,清醇自然,皮黄肉白,叠码在碟盘之中,则是一件件巧

夺天工、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吃起来,不油不腻,酥软醇香,余味绵长。

煮年肉。杀了年猪,家里墙上挂着的是猪头、猪脚,楼下吊着的是猪肠、猪肚、猪肝等猪杂,缸里腌着的是整块整块的腊肉。要过年了,为了吃时方便,先将一些猪杂、猪肉进行卤煮。猪肠、猪肚、猪尾巴、猪耳、猪舌、猪肉等放进锅里,配上胡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黄姜、大蒜、辣椒、精盐、味精等,添上适量的水,进行卤煮。开始用猛火煮开,然后用温火长时间地煨煮。卤煮好的猪肉、猪杂油光发亮,引人瞩目。猪肉像块块红砖,猪肠如盘盘绕绕的金蛇,猪耳如秋天的红叶,猪肚金黄的锦囊,猪舌如乌红的玉石。吃起来,香喷喷,别有滋味。

蒸煮新年,蒸的是丰收喜悦,煮出的是吉祥如意。

# 赏梅时节读梅联

王家年

春。”联语逼真地表现了梅花斗雪争艳,不畏苦寒,绽红艳于初春,播暗香于人间的形象。

明代文学家林大钦少时聪颖乖巧,能诗善对。有一位叫叶梅开的塾师专程上门试探,并出上联“竹笋初露,何时称得林大秀”求对。林大钦马上对以“梅花开放,那曾见过叶先生”的下联。塾师只将“林大”二字嵌入,大钦将“叶梅开”三字嵌于叶,林大钦借花达意,可谓十分准确。

清代“怪才”郑板桥作一副题画联:“虚心竹有低头叶,傲骨梅无仰面花。”联语明写竹、梅,实写人的精神、品质。有一副复字梅花联常为人称

颂,联曰:“蝴蝶花上驻蝴蝶,蝴蝶恋蝴蝶;红梅阁旁栽红梅,红梅伴红梅。”联中“蝴蝶”、“红梅”各出现了四次,新颖别致,生动优美,语带双关,颇具风趣。

古时,私塾里的学生每逢端午、中秋、元宵等节日都要给先生送节仪,其中有个学生每次送给先生的都只有三分银子。先生嫌他送的少,送其上联曰:“竹笋出墙,一节须高一节。”意谓送礼应如竹笋出墙,一节更比一节高。学生马上对以下联:“梅花逊雪,三分只是三分。”暗用宋人卢梅坡诗句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之意,表明自己不会增加的意思。



费繁华书